



鸡 鸣 店

宋 清 海

7.5
2

I247.5

1632

3

13K 77121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鸡 鸣 店

宋清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 212926

插图：魏钧泉

鸡 鸣 店

宋 清 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4 3/4 插页5 字数76,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300

书号：10151·751

定价：0.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有喜剧色彩的中篇小说。

作品通过某生产队实行合同承包养鸡这一事件，反映了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及“恨人富”的世俗偏见，为副业生产造成的重重困难。小说从订合同、废合同、最后又执行合同的整个过程，细腻地刻画了生产队长王哈哈、承包户三奶奶、新一代农民锁柱等人物，他们性格鲜明，各具特性。

小说语言朴实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耐人寻味。

第一章

一

碧流河两岸有许多村庄，象瓜结在藤上一样，最有名的要属鸡鸣店，这村在盖县、新金、庄河三县交界处，一声鸡叫，传闻三县，过去曾有家客店，叫作鸡鸣店，此名沿用至今，成为村名。

近十几年来，鸡鸣店大名远播，磨得人们耳朵都起了老茧！这村净出大能人。头一个得算队长王哈哈。在全县的队长中，上过省报头版头条的他是独一份儿！

王哈哈本名叫王福祥。整天象个大肚弥勒佛一样咧着嘴笑，对三岁孩子也是笑模笑样，未曾说话先要“哈哈”一阵，那哈哈也打得响，二、三里外听得见。本地人有取外号的风气，村里人全叫他“哈哈”。平辈的在哈哈后边加上哥或兄弟，小辈的在哈哈后边加上叔或爷，长辈的就直

呼他“哈哈”，外村人和干部们则一律叫他王哈哈。他本人对这个外号也是有呼必应的。

这么个哈哈主儿能当队长吗？能！到今年春上，也就是一九八〇年春，他当队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就全公社来说，在队长任期上他也是“老太爷子辈”。他怎么当的队长？全靠脑瓜灵。比方说看样板戏电影，他把三、四岁以上的小孩放鸭一般轰了去，反正上级点的是人头；再比方说搞大批判，他专在那月明风轻的夜晚，爬到生产队门前那棵老槐树上，拿着半导体喇叭，打着电棒，扯破嗓子大声念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声音清楚地传到公社，干部们还真以为鸡鸣店的大批判“热火朝天”哩！学大寨那阵儿，他叫人用石灰水把全村所有的墙壁、大树、电线杆，甚至连牛角、驴马的枷板全写上标语，弄得村里象生了癞头疮一般！那回有个大人物经过鸡鸣店，大加赞赏地说：“这个队学大寨的政治空气浓！”这下鸡鸣店更是云里雁叫，响天震地！记者们鬼赶着似地来拍照。其实王哈哈根本没领人造“大寨田”。更叫人宾服的还是七五年春上那件事，当时离县革委会规定的统一春播时间还有三天，一个在“批林批孔”中闯出来的公社副主任要求每个生产队在三天里造出一百亩“海绵田”，这事不但不可可能，还会把好地糟塌了，哪个队长敢

表态？结果一个个进了临时“学习班”。唯独王哈哈当场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头一天，王哈哈在地里插红旗和标语牌，开田头批判会，说是“大批判开路”。第二天那位副主任就带上“学习班”里的队长们来鸡鸣店取“大批判开路”之经。第三天王哈哈出去“介绍经验”。第四天是统一春播的日子，“海绵田”只好搁下了。结果王哈哈还捞回个奖状。事后他向那些队长说：

“谁叫你们‘死蟹不吐沫’？这年头就得糊弄‘洋鬼子’！”

这样，上级领导喜欢他听话，社员们称赞他“肚里有磨转得开”，能“哈哈”住上边的干部，村里少受些折腾。自然，社员们也感到王哈哈从糊弄上级开始，渐渐学乖了，油得见风就沾灰，滑得吞刺猬都扎不着嗓子，有时也难免把大伙儿当着猴儿耍。可那年头老实人吃亏，人们反倒宾服他的滑头。“哈哈”叫得满亲热。他这队长也当得“甩手大掌柜”一般自在。

可是近一、二年来，王哈哈觉得队长一天比一天难当了。他见了社员们照旧是哈哈，社员们也一样叫他“哈哈”，而他觉得味儿变了；本地人把那种光说话不办事的做法叫“打哈哈”，他觉得大伙儿如今叫他“哈哈”就是这个味！

这两年，邻队社员腰包鼓了，囤子冒了，新

房拱起来了。鸡鸣店呢？还是“老牛破车疙瘩套”，社员们眼红呀，当然要怪他这个队长了。可惜王哈哈当惯了“政治队长”，这几年竟没给社员们办几件摸着热，闻着香的事。现在他到底明白了，若不能叫社员们囤里添粮，手头添钱，别说他哈哈，就是叫人亲爹谁稀理他呢？

好！王哈哈要来真格儿的了！

他去县食品公司抓回一宗副业，就是包养肉鸡。由食品公司供给小鸡连同饲料，养四、五个月再卖给食品公司，除去本钱，一只最少可赚三元钱。当然，如果养不好，死了鸡，也要赔偿一定的损失。他一次就定下一千只小鸡。

消息传到鸡鸣店，社员们真象久旱盼到了阴云，好象那钱已捏到了手上！他们叫王哈哈时又明显地透出了亲热味。可是王哈哈本人却象六①年吃了代食品，肚里鼓鼓胀胀、刺刺扎扎不踏实。原来这副业队上过去也干过，用他的话说是“赔得屁股朝天只留个臭洞”！这次若还是集体喂养，只怕又是“金弹子打鸟”呀！最好能包给一户社员喂养。本家哥王钩子就是养肉鸡的能人。可是怎么个包法呢？私人得多少合适？最好说个“橡皮话”，能松能紧，雁大也好多拔毛，免得别的社员有意见。可是钩子哥能干吗？就是糊弄住了钩子哥，也糊弄不住本家嫂那个有名的“三

奶奶”呀！

王哈哈到底有些板眼，心想：有草引牛来，有树招雀落；钩子哥两口子是一对钻钱眼子的“四楞脑袋”，只要他们自己要求包养肉鸡，求事三分矮，那他就好说话了。

这期间，这宗副业控制了鸡鸣店的人心，震动程度不亚于合作化！可是就连嚷嚷得最邪乎的人也只是象围着一口放了元宝的滚油锅，眼红难耐，却又不肯伸手。庄稼人呐，办事总要见别人“过了河心才脱鞋”，让谁先走一步都象要砍他的头似的。王哈哈心里火烧火燎呀！他希望社员们为争着包养肉鸡吵起架来才好，那会引逗得钩子哥更加眼红。他好生奇怪，钩子哥怎么声色不露呢？难道有守着鲤鱼能睡着觉的猫儿？他给自己鼓劲：再等等，也许那两口子心里正痒得象挠了脚心哩！

正当此时，食品公司来催了：小鸡若不马上拉去，别人就要拉走了。王哈哈这才南天门起火慌了神！这宗副业要是滑溜了，社员们不骂他说话象放屁才怪！他只好亲自去找钩子哥了。

此时，王哈哈走出了记工分的小破屋。他那副样子谁见谁想笑：敞着怀，对襟青布褂子在左前胸缝了个蓝布口袋，别了一支圆珠笔，青布裤子在膝盖处破了两个对称的洞，一抬腿一张口，

一双破胶鞋没有带子，还有些大，一起步脚跟就露一下，呱哒呱哒响，破帽沿儿象三伏天的狗舌头一样耷拉着，盖住了右眉毛。他个头不高，块头挺大，横着长似的，大而圆的脑袋，粗而短的脖子，大嘴总是咧到腮上，鼻梁又粗又短，大鼻眼儿朝天，眼睛笑眯着，怎么看怎么象个大肚弥勒佛。

王哈哈若不是被逼得没咒念，打死他也不好意思去找钩子哥的。他心有愧事呀！当初，他明知搅屎棍那伙人要把王钩子打成新富农，是嫉恨他的日子太富了，他作为队长，当时不打鸣不下蛋，只作不知。但是他没直接插手，还可以落个“心地坦然”。叫他心愧的还是他上省报那回事。学“专政理论”那阵子，有回他在公社发了个言，以王钩子为例，证明“小生产能产生资本主义”，那可真“牛”，连省报都登了他的发言，被誉为“土理论家”。说来也怪，那年头产生的五花八门的理论他都不往心里去，唯独对“穷革命，富变修”这一条那么入心入肝，并且能立即想到王钩子身上。其实，只不过是这种理论和他的妒富心理合上拍罢了。就在那次发言后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挑大粪的钩子哥。他那从会场上带出来的、因热烈的掌声而美滋滋、乐悠悠的心境顿时破碎了！他不由自问：我和钩子哥从小是“光屁

股之交”，长大了是“光背之交”，土改分地一样多，入社一样当社员，怎么他就成了“新富农”？还不是因为他的日子富一些？自己这不是缺德带冒烟儿吗？他破例不顾嫌疑，招呼王钩子：

“钩子哥，歇会儿，抽上一袋。”

王钩子受宠若惊，战战兢兢地和叔伯二弟在同一条垅台上坐下了。刚坐下，到底又把屁股挪到垅沟里，他这“新富农”到底不应和队长坐得一样高呀！

“钩子哥哎，”王哈哈用轻松的口气掩饰心中的歉意，“兄弟今儿个在公社开会，没有法子，又把你当木鱼子敲了一顿，不敲你我念不出经呀！哈哈哈哈！不过你到底是什么人，兄弟我心中有数。”

王钩子竟被这后一句话感动得要哭：

“老二，你知道就好！叫我挑大粪、叫我和驴拉一张犁我都不屈，说我剥削人，哥可真屈！”

“钩子哥，你以为把你打成新富农是说你剥削人了吗？真是个二百五呀！哈哈哈哈！”王哈哈笑得浑身直抖，屁股下的坑在一下一下加深，扩大，“钩子哥哎，兄弟今天露个实底给你吧。古语讲得好：穷招嫌，富招恨。人过日子，穷了，遭人下眼皮；富了，惹人心头恨；顶好是不穷不

富，中不溜儿的，肥不叽儿的。你想，邻居好比一个林子里的树，大家一般高才好，你单独高出一截子，不遮了别人的露水？宁露屁股别露富。你可好，不但不哭穷，还显摆，老娘们把尼龙袜子穿着，你把‘白山’车子骑着。你说是给社会主义露脸，可别人连放屁都想打断你的鼻梁骨！常言说：遇虎舍羊，见鸡丢米。象搅屎棍那盛不下二两香油的狗肚子，给块糊锅巴也会当成王母娘娘的蟠桃，你就象撒胡椒面一样舍点给他，他也不至于非往死里打你不可！你说呢？钩子哥？”

王钩子吭哧半天，说：

“我还没碍着谁家灶坑生不着火呀！”

“说你是一个二百五嘛，你说是二百六——也只不过是二百五他弟罢了！”王哈哈笑着说。为使王钩子心服口服，他伸手从才浇过大粪的菜地里，将一颗最大的白菜的根部扒开了，指着那乱丝一般伸向四面八方的根须说：“钩子哥，你好比这棵大白菜，我们好比这些小白菜，你看你是不是遮了我们的露水，抢吸了肥力？”

王钩子盯着大白菜伸出去的根须，好象看到它在抢吸肥力，这“形象化教育”击中了他的心。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该富呀！”

“对罗！钩子哥！”王哈哈笑着说，“你记

着，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不叫饿死人，也不叫你发财；一发财你的成份就变了！”

王哈哈当时没想到，就因为他那个发言，王钩子成了“活靶子”，哪里开批判会都可以拉他去当“典型”，差点儿折腾死！……

因此，王哈哈现在真是真不好意思去见钩子哥呀！好在他能哈哈，没这点“脸皮”他也不配叫王哈哈了。

二

王哈哈出了村，向北走去。

他不是找王钩子去吗？是。王钩子是鸡鸣店的人，却不住在村里。这，不但外村人当时不理解，就是老邻居王哈哈也装在葫芦里。

常言道：什么鸟什么窝，什么妖什么洞。要知道王钩子的为人，还是先看看他家的房子。

鸡鸣店向北二里多远，有道黄土岗子，上边是杂姓坟地，俗称乱葬岗子。岗上有条三里多长的深沟，人称鬼沟。人们都说这里“邪”，白天狐狸、毒虫、黄鼠狼出没，夜里鬼火乱飞！可是王钩子却要去那里盖房子。谁不说他中了邪？他不听人劝，甚至连“黄道黑道”也不管，连“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上梁喜逢黄道日，立柱正遇紫微星”等对联也不贴，就急三火四把房子

盖起来了。人们惊说：王钩子叫鬼引去了，不下三年准得家败人亡！可是他的日子越发象放鞭响炮一般，火旺火爆！于是人们又说他命大福厚，能镇住“邪”。

王钩子为什么要远离村落去乱葬岗子上盖房？人们渐渐看出眉目了——他家院门一开，成群的鸡鸭就上岗了，什么草籽、野菜、虫儿，见什么吃什么，一只只肥得跟肉包子一样；大清早，他把猪羊赶进鬼沟，傍晚再赶回家，它们的肚子就吃得象皮球，一拍都能蹦起来似的；秋天一到，鬼沟里枯枝败叶落地盈尺，他几个晚上就拾来一大垛，烧到下一年的秋天还有余。一个庄户人家，单是这几项不花钱的好处就可以发洋财了！人们惊叹：到底是王钩子！

那时，有好几户包括王哈哈也要去乱葬岗上盖房。可是，轮到他们想撒网的时候河水已经结了冰——政府不许乱盖房子了。人们又惊叹：王钩子就是走运，简直是栽秧就下雨，耙地就晴天，上占天时，下得地利，那是没治！

其实，王钩子还有三点心思大家没猜透。一是初级社以来农村的会跟闹草荒一样，他最怕坐着开会，离队上远点，一推二抹就把会混过去了；二是三天两日有人来借钱，借时笑脸而来，还时眼睛出血！他纵然是个“骆驼”也架不住一群

狼分肉，还是离开这些刮地皮的主儿吧；三是爷爷在世时曾讲过，光绪十三年碧流河发过一次大水，鸡鸣店被淹得片瓦无存。为子孙辈想，还是人在河边住，房往高处盖为好。还真叫远料事近得福，六二年碧流河发了一次大水，直淹进鸡鸣店，虽然没冲倒房子，可也把人吓得“死猫瞪眼”！人们望着乱葬岗上那五间房子，感叹：到底是王钩子！而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人们对王钩子的嫉恨也便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搅屎棍当时就骂道：“他家能躲过水，可躲不过火，早晚来场天火烧他个一根毛不剩！”……

没有不下山的日头。几年后王钩子果然遭了场“天火”！

还在“四清”那阵儿，搅屎棍就要把他打成新富农，象土改一样分他的东西，多亏那次运动重点不是整他这类人，大网眼漏了他这条小鱼。两年后来了“天罗地网”，大鱼小虾都难逃，他由贫农提升为“新富农”。把王钩子打成新富农的正是他的叔伯兄弟搅屎棍。他的理由是：土改一样分的地，一同入的高级社，一天进的人民公社，他怎那么富？他发的是“外财”；把房子盖到那里就是为抓外财方便，家畜家禽抓野膘方便。他家鸡鸭拉屎跟香油一样，羊粪蛋跟小肉丸子一样，猪屎正经就是“肥

大肠”——野膘抓玄了！搅屎棍吃井水说海话，估摸他“偷”了多少粮，家畜吃了多少粮，计有庄万多斤。在那“群众说了算”的年头，他只好退赔。正是：火烧水淹当日穷。他立时从米囤跌进糠窝，成了“贫农”。

王钩子实在不明白，他家男不盗，女不娼，走过别人门前不沾星点儿土，风吹来别人一片草叶也不要，全凭下死巴力过富了，怎么就象喝了别人的血？他发家不独是房子占了地利，他有两件万人不及的本事，觉少，腿快。说睡觉，迷糊个两袋烟功夫就醒了。那双眼夜里贼亮贼亮，夜猫子似的。他干活几乎是不分黑天白日。他的腿太快了！从鸡鸣店到庄河县城整一百里，他年青时一天打个来回，两头见日头。老人们说他脚心有颗痣，长着三寸长的毛，是个“飞毛腿”！

自然，单凭这两样本事也发不了家，这人简直能骑上云！不但农活在行，饲养家畜家禽更是把好手。再瘦的“猴子猪”到他手里也能肥成肉翻番。养鸡鸭最怕的是遭瘟，他养的鸡鸭好象个个都是“铁打”的，什么病也染不上！他又是个极勤俭、极灵巧的人。说来气人，大家都在河边住，好象只有他是鱼鳖虾蟹的“亲家”，他去河边一转，准能提回鱼虾来。冬季农闲，别人都串门、烤火、打扑克，议论谁家老娘们长得俊，或

是杀了猪在家里吃老酸菜炖白肉。他却一时下碧流河砸冰捞鱼，一时上岗下套逮兔子，一时又沿街收拾别人弃下的猪毛、猪蹄角。下雨天干不成别的，他就披上蓑衣拣石头去。他盖那五间房子和一个大院墙，石头全是常年累月拣来的。他常说：攒钱针尖舀水，沾点就好；花钱流水冲沙，不开口子。比如他盖个偏厦子安磨，必定三年前做准备，拣石头，栽槐树——槐树三年可做偏厦的檩子。

王钩子就是这么个“新富农”！

现在，王哈哈承认过去整王钩子是屈死好人！但是心里保留一条，就是谁家的日子也不能太富，顶多和邻居们拉成个“慢坡”，一成“陡坡”就碍邻居们的眼了。

王哈哈来到了王钩子家的院门前，心中发怵，这不仅因为过去那些事，也是怕三奶奶在家，她这位老嫂子太难对付了！院子里有刨土的声音，王哈哈伸头一看，见是王钩子在院里的菜地里干活。他又向窗口望望，见大嫂不在，这才敢咳嗽一声，通知院里：来人了。随着这声咳嗽，一条大黑狗忽一下扑过来！

“哈！贱皮！”王钩子喝住了狗。一见进来的是队长，不由一惊！猫着的腰挺了一下，后退一步，弓腰虫似的。多年来，好人不敢来他家，要